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二十八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東晉紀八 屠維單
閏一年

東昏侯上

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賢明帝輔政後改焉明帝長子寶義有

廢疾故立帝為太子其後蕭衍蕭穎胄以荆雍起兵輔南康王寶融以攻帝廢帝為東昏侯荆雍在西謂帝以昏虐居東故廢為東昏侯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 大尉陳顯達督

平北將軍崔慧景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

去年魏克雍州

五郡雍於用翻

癸未魏遣前將軍元英拒之

元英即拓跋英魏既改姓元氏史因

而書之

乙酉魏主發鄴

去年十二月甲寅魏主自鄴班師今車駕始自鄴發

辛

卯帝祀南郊

戊戌魏主至洛陽過李冲冢

冲死見上年魏

主令葬冲於洛陽覆舟山近杜預冢今自鄴還過其冢按魏主詔代人遷洛者葬洛餘州從便冲隴西人也以

其貴寵亦令葬洛

時臥疾望之而泣見畱守官語及冲輒流涕

李冲與任城王澄等同守畱臺魏主還洛見畱守官而冲已死故語及輒流涕念之之甚也守式又翻魏

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

任音壬離力智翻少

詩治翻下同
不讀曰否

對曰聖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

猶戴帽著小襖

此代北婦人之服也乘車婦人皆貴臣之家也著陟畧翻襖烏浩翻襖衣也

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

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畱守官皆免冠謝

史言魏主汲汲於用

夏變夷

甲辰魏大赦魏主之幸鄴也李彪迎拜於鄴南且

謝罪

彪既得罪歸鄉里故迎魏主於鄴南

帝曰朕欲用卿思李僕射而止

慰而遣之會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告太子恂被收之日

恂被收見一百四十卷明
帝建武三年被皮義翻

有手書自理彪不以聞尚書

表收彪赴洛陽帝以爲彪必不然以牛車散載詣洛陽

散悉但翻散載者不加繫縛

會赦得免 魏太保齊郡靈王簡卒

二月辛亥魏以咸陽王禧爲太尉 魏主連年在外

魏主

自明帝建武元年南伐至是首尾四年

馮后私於宦者高菩薩

菩薩蓬瞞翻薩桑葛翻

及帝在懸瓠病篤

事見上卷上年

后益肆意無所憚中常侍雙

蒙等爲之心腹

雙姓蒙名姓譜顯帝後封於雙蒙城其後以爲氏

彭城公主爲

宋王劉昶子婦寡居

昶丑兩翻

后爲其母弟北平公馮夙求

昏帝許之公主不願后強之

后爲于僞翻強其兩翻

公主密與家

僮冒雨詣懸瓠訴於帝且具道后所爲帝疑而祕之后

聞之始懼陰與母常氏使女巫猷禱

猷於葉翻又於琰翻

曰帝疾

若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制者

文明太后后之姑也

其已藏禍心若此豈非姑之教邪少詩照翻

當賞報不貲

貲即移翻貲之爲言量也不貲言無

量之可比也

帝還洛收高菩薩雙裳等案問具伏帝在含溫

室夜引后入賜坐東楹去御榻二丈餘命菩薩等陳狀

陳后淫洗之狀

既而召彭城王勰北海王詳入坐

勰音協

曰昔爲

汝嫂今是路人但入勿避又曰此姬欲手刃吾脅

姬威遇翻

老婦曰：婦吾以文明太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宮中，有心庶

能自死。

言若有人心必當自取盡也。

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二王出

賜后辭訣，后再拜稽首涕泣。

稽音啟。

入居後宮，諸嬪御奉

之，猶如后禮。

嬪毗賓翻。

唯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

太子儲君也，命不復

朝謁，絕之不使，以母禮事之。復扶又翻，朝直遙翻。

初，馮熙以文明太后之兄尚

恭宗女博陵長公主。

景穆太子廟號恭宗，長知兩翻。

熙有三女，二爲皇

后，一爲左昭儀。

二后廢后及幽后也。昭儀，早卒。瑤光寺之練行尼，魏主忍爲之廢后，非得罪於

宗廟也。幽后所爲彰灼如此，乃不能正其罪，廢后獨非文明家女邪？

由是馮氏貴寵冠羣。

臣賞賜累巨萬

漢書音義曰巨萬萬萬也冠古玩翻

公主生二子誕脩熙

爲太保誕爲司徒脩爲侍中尚書庶子聿爲黃門郎黃

門侍郎崔光與聿同直

庶子妾御所生以此觀之魏以黃門郎與黃門侍郎爲兩官同

直同直禁中也

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我家何

所負而君無故詛我

詛莊助翻呪也

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

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而脩敗脩

性浮競誕屢戒之不悛

悛丑緣翻

乃白於太后及帝而杖之

脩由是恨誕求藥使誕左右毒之事覺帝欲誅之誕自

引咎懇乞其生帝亦以其父老杖脩百餘黥爲平城民

及誕熙繼卒

太和十九年馮誕卒是年二月也四月馮熙又卒

幽后尋廢

太和二十

年幽后廢聿亦擯棄馮氏遂衰

史言外戚罕有能全保其福祿者

魏以彭

城王勰爲司徒

勰音協

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

馬園城四十日

按陳顯達傳馬園在南鄉界杜佑曰馬園城去襄陽三百里在今南陽郡界穰

縣北杜佑曰後魏馬園鎮

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

噉徒濫翻

又徒覽翻 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

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

史言齊師貪鹵掠以縱敵將即亮翻

顯達又遣軍

主莊丘黑進擊南鄉拔之

莊丘複姓也蕭子顯曰南鄉城順陽舊治也

魏主

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

任音士

三

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

守音符凡畱守太守之守皆同

以右

衛將軍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

攝七兵事者攝尚書

七兵曹事也杜佑曰魏始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別兵都兵騎兵也晉又分中外兵各為左右後魏遂為七

兵尚書

弁精勤吏治

治直吏翻

恩遇亞於李冲癸未魏主至梁

城

魏收志北荊州汝北郡有梁縣汝源縣五代志襄城郡承休縣舊曰汝源置汝北郡唐志汝州臨汝郡本

襄城郡治梁縣又有梁縣故城在西南四十五里

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

清河張烈固守

五代志鄧州順陽縣舊置順陽郡唐武德六年省順陽入冠軍貞觀元年省冠

軍入新城其地在今鄧州菊潭臨湍二縣之間也杜佑曰漢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亦後漢穰縣也

甲

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

將即亮翻奇

寄翻自魏主有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

右離力智翻飲食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帝久

疾多忿近侍失指動欲誅斬勰承顏伺間多所匡救

伺相

吏翻間古覓翻下間道同

丙戌以勰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

使疏

吏翻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摠軍

要

軍要猶言軍權也左傳曰握兵之要杜預注云威權在己治直之翻

臣得專心醫藥帝

曰侍疾治軍皆憑於汝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

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更請人以違心寄乎

心寄謂推心以

託之丁酉魏主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

水經曰均水出淅縣北山南流過其縣之東又南當涉都縣邑北南入于沔注云即郡國志筑陽縣之涉都鄉均水於此入沔謂邀齊兵歸路嘉建之子也

楚王建見一百二十

五卷宋文帝元

陳顯達引兵渡水西

均水之西也

據鷹子山

築城人情沮恐

沮在呂翻

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

冑陷陳

陳讀曰陣

將士隨之齊兵大敗高澄之弟也戊戌軍

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

幔莫半翻盛時征翻

擔都甘翻負也

間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

磧七迹翻

己亥魏收

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下

同

左軍將軍張千戰死

考異曰魏書作張千達今從齊書

士卒死者三

萬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均口

水經注順陽縣西有石山南臨均水均水

又南流注于沔水謂之均口詳考經及注均水均水實一水也故謂之均均口均實若翻

廣平馮道

根沈約宋志廣平太守江左僑立治襄陽宋為實土以漢朝陽縣地立廣平郡及廣平縣領鄆陰北陽等縣

按水經注朝陽在新野西白水又出其西說顯達曰洧均水迅急易進難退

說輸芮翻易以政翻

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鄧城

陸道步進

鄧縣即漢蕭何所封之邑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江左僑立廣平郡鄧縣屬焉馮道根廣

平鄧人也水經沔水自均口東南過鄧縣之西南五代志襄州陰城縣西魏置鄧城郡隘烏懈翻鄧音贊列

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

軍

私屬者家之奴客及其親黨非官之所調發者

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

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詔以道根爲

洧均口戍副

凡邊戍有戍主戍副

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

陳顯達之

敗固是弱不可以敵彊亦天為之也齊師潰於戊戌魏主殂於丙午儻顯達更能支持數日安知不能轉敗為功
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

許更以顯達為江州刺史

考異曰齊明帝紀永泰元年七月癸卯以顯達為江州

本傳顯達敗於馬圈求降號不許乃除江州又云東昏立顯達彌不樂京師得此授甚喜按明帝末顯達方以三公將兵擊魏不容無
故除江州今從本傳 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 庚子

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後宮久乖陰德

記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鄭注云陰德為主陰事陰令也

吾死之後可賜自盡葬

以后禮庶免馮門之醜又曰吾病益惡殆必不起雖摧

破顯達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於汝霍

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受顧託

漢武帝託昭帝於霍光昭烈帝託後主於諸葛

亮事並見前

況汝親賢可不勉之總泣曰布衣之士猶爲知

已畢命

古語有之士爲知已者死爲于偽翻

況臣託靈先帝依陛下之末

光乎

託靈託體皆兄弟同氣之謂也

但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

海內莫及所以敢受而不辭正恃陛下日月之明恕臣

志退之過耳今復任以元宰

復扶又翻

揔握機政震主之聲

取罪必矣昔周公大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況臣乎

如此則陛下愛臣更爲未盡始終之美

彭城王勰慮禍避權如此猶終

不免於高肇之手況咸陽王禧北海王詳等邪

帝默然久之曰詳思汝言理實

難奪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賞

懋美也

與白雲

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

紱音弗少詩照翻鄭康成

曰綢繆猶纏綿也綢直雷翻繆莫侯翻

未忍睽離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

捨冤遂其沖挹之性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爲司

空鎮南將軍王肅爲尚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爲

左僕射尚書宋弁爲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禧尚書右

僕射澄等六人輔政夏四月丙午朔殂于穀塘原

年三十三

諡孝文皇帝廟號高祖

高祖友愛諸弟終始無間

間古覓翻

嘗從容謂

咸陽王禧等曰

從千容翻

我後子孫邂逅不肖

不期而會曰邂逅肖似也

不似其先日不肖邂逅懈翻逅胡豆翻

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

取之勿爲他人有也

以禧之驕貪如此孝文以此語之是啟其姦心也景明之禍帝實胎

之親賢任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

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于物

處昌呂翻

能是二者則胡越之

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雖嚴於大臣無所容貸然人

有小過常多闕略嘗于食中得蟲又左右進羹誤傷帝

手皆笑而赦之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祭

五郊謂迎氣五郊也按鄭

康成說古者天子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故曰二分之祭魏則朝日以朔夕月以肅猶仍古謂之二分之祭未

嘗不身親其禮每出巡遊及用兵有司奏脩道路帝輒

曰粗脩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去草剗令平也

粗坐五翻去羌呂翻

剗楚限翻

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稻

踐息

淺翻或伐民樹以供軍用皆畱絹償之宮室非不得已不

修衣弊浣濯而服之輦勒用鐵木而已幼多力善射能

以指彈碎羊骨

魏紀云能以指彈碎羊髀骨羊骨唯髀骨頗脆他骨未易彈碎也彈徒丹翻

射禽獸無不命中

先命其處而後射中之謂之命中射而亦翻

及年十五遂

不復畋獵

復扶又翻下同

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

君威福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

畏忌邪

自此以上史言魏孝文德美

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

顯達去尚未遠恐其覆相掩逼

覆反也恐凶問外露陳顯達知之反兵追掩以

相逼乃祕不發喪徙御臥輿唯二王與左右數人知之勰

出入神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數日至

宛城

宛於元翻

夜進臥輿於郡聽事得加棺斂

魏書禮志臥輿飾如乾象

輦丹漆駕六馬聽他經翻聽受也中庭曰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也漢晉皆作聽事六朝以後乃始加广作廳

棺古玩翻斂力贍翻

還載臥輿内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

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畱守于烈烈處分行畱舉止

無變

史言魏孝文之殂執羈絏守社稷者皆能以常處變不動聲色蓋其善用人之効也處昌呂翻分扶

問太子至魯陽

魯陽縣漢晉屬南陽郡魏太和十一年置魯陽鎮十八年改為荊州二十二年

罷州置魯陽郡唐汝州魯山縣本魯陽縣也

遇梓宮乃發喪丁巳即位

帝諱恪孝

文皇帝第

大赦彭城王勰跪授遺敕數紙東宮官屬多

二子也

疑總有異志密防之而總推誠盡禮卒無間隙

推誠謂推誠於

東宮官屬也盡禮謂事嗣君盡禮也卒子恤翻間古莧翻

咸陽王禧至魯陽畱城外

以察其變久之乃入

亦疑總有異志也

謂總曰汝此行不唯勤

勞亦實危險總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

長知兩翻

彥和

握蛇騎虎不覺艱難

總字彥和蛇螫虎噬握之騎之罕有能免於螫噬者故以為喻

禧

曰汝恨吾後至耳總等以高祖遺詔賜馮后死北海王

詳使長秋卿白整入授后藥

長秋卿皇后宮卿也即漢之大長秋

后走呼

不肯飲

走且呼也呼火故翻

曰官豈有此是諸王輩殺我耳整執

持彊之乃飲藥而卒

彊其兩翻 考異曰元嵩傳曰將遣使者賜馮后死而難其人顧任

城王澄曰任城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乃引高平侯嵩入內親詔遣之高祖紀曰詔司徒認微太子與喪會魯陽踐祚按馮后傳梓宮至魯陽乃行遺詔賜后死安有高祖遣嵩之事又認傳高祖崩認遺祕喪事遣張儒微世宗亦無喪至洛城南咸陽王禧等知后高祖詔認微太子事

審死相視曰設無遺詔我兄弟亦當決策去之豈可令

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

去羌呂翻 行下並翻

諡曰幽皇后

諡法壅遏不通曰幽

五月癸亥加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遙光開

府儀同三司

丙申魏葬孝文帝于長陵

長陵在瀍西

廟號

高祖魏世宗欲以彭城王勰爲相勰屢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之悲慟勰懇請不已乃以勰爲使持節侍中都

督冀定等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

州刺史

使疏吏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七州冀定相瀛幽平營也

勰猶固辭帝不許

乃之官魏任城王澄以王肅羈旅位加已上

王肅本江南人

而奔魏故以爲羈旅肅爲尚書令而澄爲右僕射故以爲位加已上

意頗不平會齊人降

者嚴叔懋告肅謀逃還江南

降戶江翻

澄輒禁止肅

禁止不令入宮

省表稱謀叛案驗無實咸陽王禧等奏澄擅禁宰輔免

官還第尋出爲雍州刺史

任城王澄之才略魏宗室中之巨擘也太和之間朝廷有

大議澄每出辭氣加萬乘而軼其上孝文外雖容之內實憚之况咸陽王禧等乎因王肅而斥逐之耳主少國疑之時澄之能全其身者幸也雍於用翻 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爲

文昭皇后

高氏卒見上卷明帝建武四年

配饗高祖增修舊冢號終寧

陵

據后傳陵在長陵東南

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諡曰敬

賜余以章翻

其嫡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爲平原公肇弟顯爲澄城公

澄城漢馮翊之微縣左傳之北微也魏真君七年置澄城郡

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

未識諸舅始賜衣幘引見

見賢適翻

皆惶懼失措數日之間

富貴赫奕

赫明也奕盛也為高
榮以擅權致禍張本

秋八月戊申魏用高

祖遺詔三夫人以下皆遣還家

親高祖始定內官左右
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

人位視三公

帝自在東宮不好學

好呼到翻

唯嬉戲無度性重

澀少言

澀色入聲

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

朝直達翻下同

專親信宦

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

御刀捉御刀在左右者應敕在
左右祇應敕命者應於證翻

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

祐

祐音石

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

分日帖敕

內省在禁中以別華林省及下省帖敕者
於敕後聯紙書行所謂畫敕也更工衛翻

雍

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

張弘

策范陽方城人衍母張氏弘策之從父弟雍於用翻從才用翻

一國三公猶不堪

左傳晉士

薦曰弘襄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遠從

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

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懼世患當更與益州

圖之耳

衍兄懿時為益州刺史

乃密與弘策脩武備它人皆不得

預謀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

水經注檀溪水出襄

陽縣西柳子山下溪去城里餘北流注于沔即劉備乘的盧墮處也驍堅亮翻沈直禁翻又持林翻

積茅

如同阜

大春曰岡大陵曰阜

皆不之用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

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珍爲羽林監

羽林監漢官監羽林

兵先卷薦翻

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

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

策說懿曰

說輸芮翻下又自說同

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

眦理相圖滅

圖謀也謀相滅也或曰圖當作屠睚五懈翻眦士懈翻

主上自東宮

素無令譽媒近左右慄輕忍虐

媒私列翻近其靳翻慄匹妙翻急疾也輕區竟

翻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

言必不肯付朝政以聽於六貴但擁虛位有可無否

唯主作諾而已

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王倫形迹

已見

趙王倫事見八十四卷晉惠帝永寧元年見賢通翻

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

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

言如牛然聽人穿鼻而受制於人

江祐無斷

斷丁管翻

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

幸守外藩宜爲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

時拔足無路矣

後卒如衍所料史言朝政不綱則姦雄生心

郢州控帶荆湘

郢州當荆湘下流二州之所赴集也

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

治直

吏翻朝直遙翻

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

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

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

爲于偽翻
易以豉翻

此桓文之業也勿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

州揣之已熟

揣初
委翻

願善圖之懿不從行乃迎其弟驃騎

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憺至襄陽

憺徒
溫翻

初高

宗雖顧命羣公而多寄腹心在江祐兄弟

顧命見上卷
上年江祐江

祀兄弟高宗母景皇后
之姪也故寄以腹心

二江更直殿內

更工衛翻
更迭也

動止

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
祐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帝左右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

兒等爲帝所委任

會工外翻
茹音如

祐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齒

徐孝嗣謂祐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

立異爲
乖不順

指爲

祐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帝失德寢彰祐議廢帝

立江夏王寶玄

夏戶
雅翻

劉暄嘗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

刻有人獻馬寶玄欲觀之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煮肫

肫之

春翻鳥藏曰肫
又徒渾翻豕也

帳下詔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

扶復

又翻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情

詩渭陽序曰秦康公之
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

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
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

馬劉暄明帝劉皇后之弟故寶玄呼之為舅今按詩小序渭陽之事乃甥用情於舅後世率以舅不能用情於甥者為無渭陽情誤矣恚於避翻暄由是忌寶玄不同祜議更欲立建

安王寶寅祜密謀于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欲自

取以微旨動祜祜弟祀亦以少主難保

長知兩翻少詩照翻下同

勸

祜立遙光祜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

為領軍將軍

起復者起之於苦塊之中使復其位也

謂祜曰明帝立已非

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為此

復扶又翻下可復復能不復生復同

恐四方

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喪

蕭坦之冒于榮勢豈能終喪者直以廢立

大事不欲預其禍
託此以引避耳

祐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夏年少

脫不堪負荷

朓土了翻荷下
可翻又如字

豈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

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

要讀如遼

政是求安國家耳

政與正同

遙光又遣所親丹楊丞南陽劉渢密致意於朓

渢房

戎翻欲引以爲黨朓不答頃之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

懼

以郎兼卿事本無足懼其所懼者
以己爲遙光所引用將罹其難也

即以祐謀告太子

右衛率左興盛

率所律翻

興盛不敢發朓又說劉暄曰始安

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爲反覆人耳

晏者遙光城局參軍也暄陽驚馳告遙光及柝遙光欲

出眇爲東陽郡眇常輕柝

謝眇以人門輕江柝

柝固請除之遙光

乃收眇付廷尉與孝嗣柝暄等連名啟眇扇動内外妄

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謗親賢

乘繩證翻間古苑翻

輕議朝宰眇遂

死獄中

謝眇以告王敬則起擢而死於遙光之手行險以徽幸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朝直遙翻

暄

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尊不肯同柝議故柝遲疑久

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刺暄於青溪橋

曇徒舍翻刺七

亦翻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柝謀帝命收

祐兄弟時祀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異

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靜以鎮之俄有詔召祐入見停

中書省

見賢通翻

初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

斬敬則見上卷明帝

永泰元年

祐執不與

時崔恭祖以刺仆敬則與文曠爭功祐執不與當為此也

帝使文曠

取祐

取謂殺之也

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

讀

曰并弟祀皆死劉暄聞祐等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

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

暄自知禍將及己

帝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夜與近習於

後堂鼓叫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羣臣節朔朝

見

朔謂每月朔旦朔旦朝參之外一月之內又自有朝參日分因謂之節

晡後方前或際

閤遣出

晡後造朝帝復不出故際閤而遣退

臺閣案奏閱數十日乃報或

不知所在宦者以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

魏晉以來有六

曹尚書江左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各為一省謂之尚書五省案文案也藏之以為案據尚書用

黃札故曰黃案

帝常習騎致適

致極也適歡適也

顧謂左右曰江祏常

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祏親戚餘誰對

曰江祥今在治

帝誅祏兄弟獨祥免死配東治

帝於馬上作敕賜祥死

始安王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舉

兵據東府使遙欣引兵自江陵急下刻期將發而遙欣

病卒江柘被誅

被皮義翻

帝召遙光入殿告以柘罪遙光懼

懼禍及也

還省

省謂中書省也遙光時為中書令

即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

入臺

還東府遂稱疾不復入臺城號戶高翻

先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

卒

先悉薦翻卒子恤翻

其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停東府前

渚荊州衆力送者甚盛

前渚秦淮渚也東府前臨秦淮

帝既誅二江慮

遙光不自安欲遷為司徒使還第

遷司徒以崇其位望而使還第養疾

召

入諭旨遙光恐見殺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

東門

二州部曲自荊州豫州來者

召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

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

仗兵仗也

又召

驍騎將軍垣歷生

驍堅堯翻

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

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墻走

露者露髻袒者肉袒

向臺

向臺而走欲入言其事

道逢遊邏主顏端

遊邏主將兵在臺城外巡邏者也

郎佐執之

見坦之露袒挺身走疑其得罪逃竄故執之

告以遙光反不信自

往訶問知實

訶火迫翻又翻正翻有所候伺謂之訶

乃以馬與坦之相隨

入臺遙光又掩取尚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爲

都督會文季已入臺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

輦荻燒城門

荻亭歷翻荏也說輸
芮翻帥讀曰率下同

曰公但乘輦隨後

輦與

同輿反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

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

上時掌翻

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

冀臺中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衆情惶

惑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

聞變

據梁書沈約傳約時為
左衛將軍此逸衛字

馳入西掖門

掖音亦

或勸戎

服約曰臺中方擾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宮寺

湘宮寺宋明帝所起

左興盛屯東籬

門臺城外城六門皆設籬門而已無郭郭東府在臺城東故命興盛屯東籬門以討遙光

鎮軍司

馬曹虎屯青溪大橋

按曹虎傳大橋青溪中橋也

衆軍圍東城三面

燒司徒府

宋元嘉中彭城王義康為司徒徙居東府於東府之側起司徒府

遙光遣垣

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遙光之起

兵也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

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

東府之衆情也沮在

呂暢行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已未垣歷生從南門

出戰因棄稍降曹虎虎命斬之

稍色角翻降戶江翻考異曰歷生出戰為曹

虎所禽謂虎曰卿以主上為聖明梅苒為賢相我當死且我今死卿明日亦死遂殺之按歷生若見獲遙光不

當殺其子今從齊書

遙光大怒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其晚臺

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

衣恰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閣皆重關

著陟略翻恰
苦洽翻重直

翻龍

左右並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

兵至滅燭扶匐牀下

扶音蒲匐
蒲北翻

軍人排閣入於閣中牽

出斬之臺軍入城焚燒室屋且盡劉渢走還家為人所

殺荊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欲應之

欲以江陵應之
也將即亮翻

西中郎司馬夏庾詳

時南康王寶融以西中郎將鎮江
陵以夏庾詳為司馬夏戶雅翻

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

州荊州府西
中郎府也

己巳以徐孝

嗣為司空加沈文季鎮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

沈文季
加鎮軍

將軍號本

蕭坦之爲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將軍如故

帝即位之初坦之爲右將軍遙光既平使爲右僕射丹陽尹而右將軍軍號如故

劉暄爲領軍

將軍曹虎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散悉宜翻
騎奇奇翻

皆賞平始

安之功也

魏南徐州刺史沈陵來降

魏高祖置南徐州於宿豫降戶

江陵文季之族子也

沈文秀爲宋守東陽明帝泰始五年沒於魏文秀文季羣從也陵之

入魏當時魏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年少

少詩照翻

府事皆決

於長史盧淵淵知陵將叛敕諸城潛爲之備

敕戒也

屢以

聞於魏朝魏朝不聽陵遂殺將佐帥宿豫之衆來奔

直朝

遂翻將即亮
翻帥讀曰率

濱淮諸戍以有備得金陵在邊歷年陰結

邊州豪傑陵既叛郡縣多捕送陵黨淵皆撫而赦之唯

歸罪於陵衆心乃安

根連株連則沿邊豪傑懼罪必
相帥南奔故悉赦之以安反側

閏月丙子立江陵公寶覽爲始安王奉靖王後

遙光既
誅靖王

無後故也始安貞王道生長子鳳卒于宋世
明帝建武元年贈始安靖王遙光靖王子也

以沈陵

爲北徐州刺史

齊南徐州治京口北徐州治鍾離今沈
陵自魏南徐州來降因其位任改曰北

徐

江祐等既敗帝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

橫戶
孟嗣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

遙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兵圍坦之

宅殺之

延明主帥蓋延明殿主帥也狼戶墾翻娶早義翻又博計翻帥所類翻將即亮翻下同

并

其子祕書郎賞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太守

沈約志晉安帝分廣

陵立海陵郡今泰州即其地從才用翻守式又翻

未發

受海陵之命而未行也

坦之謂文

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它

無它言無它變猶今人言無事也

文濟曰

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檢其

家至貧唯有質錢帖數百

質錢帖者以物質錢錢主給帖與之以爲照驗他日出子

本錢收贖

還以啓帝原其死繫尚方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

志

如音

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閤新蔡徐世標曰

明帝乃武帝同堂

明帝高帝兄子於武帝同堂兄弟也

恩遇如此猶滅武

帝之後

恩遇事見一百三十八卷武帝永明十一年滅武帝後見明帝紀

舅焉可信邪

焉於虎翻何也

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

誘音

酉食讀曰飢荒客自饗中及化外來者

晚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十萬它

物稱是

雍於用翻稱尺證翻

帝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

暄虎所新除官

坦之虎新除官見上

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殂以

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

謂鬱林王欲殺高宗持疑不發以及禍高

宗以是而戒帝自謂密矣而非所以貽謀燕翼子也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所數

角翻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言史

帝昏暴果於誅殺上下搖心九月丁未以豫州刺史裴叔業爲南

兖州刺史征虜長史張冲爲豫州刺史壬戌以頻誅

大臣大赦丙戌魏主謁長陵欲引白衣左右吳人茹

皓同車雖引在左右未命以官故曰白衣左右茹音如皓奮衣將登給事黃門

侍郎元匡進諫帝推之使下推吐雷翻皓失色而退匡新城

之子也陽平王新城魏高宗之弟益州刺史劉季連聞帝失德遂

自驕恣用刑嚴酷蜀人怨之是月遣兵襲中水不克

沈約

宋書資江為中水涪江為內水今謂之中江在資州資陽縣西資州漢犍為郡之資中縣地於是蜀

人趙續伯等皆起兵作亂季連不能制枝江文忠公

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

言依違取容於昏暴之朝

故名位雖重猶

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

賁音奔將即亮翻為

于偽翻

勸行廢立孝嗣持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

帝出遊

顏待也

閉城門召百官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

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

不預朝權

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朝直遙翻

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

行年六十爲貧外僕射

文季雖爲僕射而不預事故昭略謂之貧外僕射

欲求

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

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

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

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

甌小器也所以

盛酒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

卒子恤翻

孝嗣

子演尚武康公主况尚山陰公主

武康公主武帝女山陰公主明帝女

皆

坐誅昭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

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

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爲絕吭而死

曇亮舍翻吭戶

郎翻又戶浪翻沈慶之沈文季皆託老疾不預朝權而終不免於死國無道而富貴則進退皆陷危機也

初太尉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

將即亮翻下同

當高宗之世內

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

十數人

道讀曰導從才用翻羸倫爲翻

嘗侍宴酒酣啟高宗借枕高宗

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枕死

酣戶江翻枕枕上如字下之任翻

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

顯達以年禮告退

禮大夫七十而致事時顯達年已七十矣

高宗不許及王

敬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

事見上卷高宗永泰元年

始安王遙光疑

之啟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即位顯達彌

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

樂音洛顯達自馬國敗還除江州刺史

嘗有疾

不令治既而自愈意甚不悅

蓋求死不得死以至於反也悲夫治直之翻

聞

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

兵於尋陽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

朝直遙翻

數所
具翻

云欲奉建安王為主

帝弟寶寅封建安王時為郢州刺史

須京塵一

靜西迎大駕

郢州治夏口在尋陽西

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為

平南將軍督衆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

叔獻帥水軍據梁山

驍堅亮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下同

左衛將軍左興

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

姥莫補翻

十二月癸未以前輔國

將軍楊集始為秦州刺史

楊集始請降見上卷明帝建武四年

陳顯達

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

采石山在今太平州當塗縣北八十里山下有采石磯敗補邁

翻

建康震恐甲申軍于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

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

人登落星岡

石頭城西有橫壠謂之落星岡

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

大駭閉門設守

守舒救翻

顯達執馬稍從步兵數百於西州

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稍折

稍色角翻折而設翻

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走至西州後

據蕭子顯齊書顯達走至西州後烏

村騎官趙潭注刺顯達墜馬斬之

顯達傳云潭注稍刺顯達落馬蓋盡力注

稍而刺之也騎官蓋在馬隊主副之下猶今像官也騎奇寄翻刺七亦翻

諸子皆伏誅長史

庾弘遠炳之子也

庾炳之柄用於宋元嘉之季

斬於朱雀航將刑

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

索山客翻著陟略翻左傳衛侯
叔既立其父蒯聵入爭國劫衛

卿孔悝與之登臺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
叔太子懼下石乞孟賁以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
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

乃是義兵爲諸軍請命耳

爲于偽翻
軍當作君

陳公太輕事若用

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曜抱父乞代命并殺之
帝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

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

所謂屏
除也

尉司擊鼓蹋圍

晉初

洛陽置六部尉江左
建康亦置六部尉

鼓聲所聞

聞音
問

便應奔走不暇衣

履犯禁者應手格殺

格擊也

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

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

更工衡翻

鼓聲四

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

塞路處處禁斷

號戶高翻塞悉則翻斷音短

不知所過

言雖奔走而路斷不知何

所可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

吉謂冠婚凶謂喪葬皆不得以時而

行乳母寄產

乳儒過翻育也

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

爲高鄣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

幔莫半翻仗人謂執仗之人屏必郢翻

亦

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腹視

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

定林寺舊基在
蔣山應潮井後

有沙門老病不

能去藏草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

射七
亦翻

帝有膂力牽

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

擔之折齒不倦

好呼到翻擔都甘翻幢
傳江翻禧也高居號翻

自制擔幢校具

校具猶言
器械也

伎衣飾以金玉

伎渠
綺翻

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曾

無愧色學乘馬於東治營兵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金

薄帽

著則略翻
褶音習

執七寶稍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阮

弇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

冒莫北
翻又如

字穿疾正翻勝丑郢翻蟲憐題翻駘也今謂之馬杓爾雅翼曰羸古字通於蟲羸之為量小傳曰以蟲測海

言不能極其量也

復上馬馳去

復扶又翻上時字翻

又選無賴小人善走

者為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親幸家

環回宛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百九十

六處奔走往來略不暇息

史言帝之昏狂甚于宋齊林王射而亦翻

王肅

為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

九品

每品各有正從二品歷隋唐至今猶然

侍中郭祚兼吏部尚書祚清謹重

惜官位每有銓受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

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尺稱

證翻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二十九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齊紀九

上章執
徐一年

東昏侯下

永元二年春正月元會帝食後方出朝賀裁竟即還殿

西序寢

孔安國曰東西廂謂
之序朝直遙翻下同

自己至申百僚陪位皆僵

仆飢甚

僵居
良翻

比起就會

比及也禮記檀弓孟獻子比御
而不入陸德明經典釋文曰比

必利翻下比及同以此知比及之比皆音必
利翻比近之比毗至翻兩音故自不同也 忽遽而罷

乙巳魏大赦改元景明 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

誅大臣

數所角翻下數遣同

心不自安登壽陽城北望肥水謂部

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能辦之及除南充州

事見上卷上年

意

不樂內徙

樂音洛

會陳顯達反

亦見上卷上年

叔業遣司馬遼東

李元護將兵救建康

將即亮翻

實持兩端顯達敗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亦遣使參察建康消息

使疏吏翻

衆論益疑之叔業兄子植颺紫皆爲直閤在殿中

懼棄母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爲計

余臆

章翻說輸芮
翻下等說同

徐世檨等以叔業在邊

檨與
標同

急則引魏自

助力未能制白帝遣叔業宗人中書舍人長穆宣旨許

停本任

宗人同宗
之人也

叔業猶憂畏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

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

親人所
親信者

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

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

復扶又翻下
可復復奔同

不若回

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

言若降魏不
失爵賞也

衍報曰羣小用事

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

之

蕭衍密呼諸弟而令裴叔業送家還都此亦華言耳

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

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

自壽陽南至歷陽出橫江斷丁管翻

則天下之事

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

處呂翻

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

裴叔業之

問蕭衍之報雖二人者所志有大小而齊之邊鎮皆有異心矣帝誰與立哉

叔業沈疑未決

沈持林翻沈疑沈吟疑慮也

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爲質

質音致

亦遣

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

魏豫州治懸瓠城領汝南新蔡弋陽等郡

問以入

魏可不之空

不讀曰否

真度勸其早降

降戶江翻下同

曰若事迫而

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

和戶
卧翻

建康人

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隨遣芬之及

兄女壻杜陵韋伯昕奉表降魏

昕許
斤翻

丁未魏遣驃騎大

將軍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帥步騎十萬赴之

驃匹
妙翻

騎奇寄翻勰音
協帥讀曰率以叔業爲使持節都督豫雍等五州諸

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公

使疏吏翻
雍於用翻

庚午

下詔討叔業二月丙戌以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戊戌

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領揚州刺史鎮壽陽

壽陽自東
漢以來爲

揚州治所宋始為豫州魏人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將治所今復其舊魏音協

二千騎入壽陽又遣奚康生將羽林一千馳赴之大眼

難當之孫也

楊難當氏王也宋元嘉中據仇池眼下二將宇皆息亮嗣

魏兵未渡淮

己亥裴叔業病卒僚佐多欲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

日謀不定

辛子恤翻監工銜翻

前建安戍主安定席法友等

北史曰魏

正光中羣蠻出山居邊城建安者八九千戶邊城郡治期思則建安戍亦當相近隋改期思縣為殷城縣取縣

東古殷城為名至我宋建隆元年改殷城為以元護非商城避宣祖諱也後省為鎮入光州固始縣

其鄉曲恐有異志共推裴植監州

裴叔業本河東人席法友安定人不同州

部蓋並僑居襄陽遂為鄉曲

祕叔業喪問敎命處分皆出於植

處昌呂翻

分扶問翻

奚康生至植乃開門納魏兵城庫管籥悉付康生

康生集城內耆舊宣詔撫賚之魏以植為兖州刺史李

元護為齊州刺史席法友為豫州刺史軍主京兆王世

弼為南徐州刺史巴西民雍道晞聚眾萬餘逼郡城

巴西郡治閬中縣今之閬州即其地也雍於用翻

巴西太守魯休烈嬰城自守

三月劉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帥眾五千救之

帥讀曰率

與郡兵合擊道晞斬之奉伯欲進討郡東餘賊涪令李

膺止之曰卒情將驕乘勝履險非完策也

完全也言非全勝之策

音浮將即亮翻下同

不如少緩更思後計

少詩沼翻

奉伯不從悉衆入

山大敗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

水軍討壽陽帝屏除出琅邪城送之

蕭子顯曰琅邪太守本治江乘蒲州

上之金城永明徙治白下屏必郢翻

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園內

園內即屏除長園之內也騎奇寄翻

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

慧景既得出甚喜豫州刺史蕭懿將步軍三萬屯小峴

峴戶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

武帝永明三年李叔獻自交州入朝至今猶帶

交州刺史蓋以其阻險不虞逼以兵威而後至廢棄不用也

懿遣裨將胡松李居士

帥衆萬餘屯死虎

杜佑通典曰死虎地名在壽州壽春縣東四十餘里以此證之足知宋明

帝泰始三年劉劭破劉順於宛唐宛唐即死虎字之誤也驃騎司馬陳伯之將水軍

沂淮而上

上時掌翻

以逼壽陽軍於硤石壽陽士民多謀應

齊者魏奚康生防禦內外閉城一月援軍乃至丙申彭城王勰王肅擊松伯之等大破之進攻合肥生擒叔獻

統軍宇文福言於勰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要衝

魏兵南來

齊兵北向建安皆為要衝之地故曰彼此得之則義陽可圖不得則壽陽難

保

魏得建安則西南可圖義陽齊司州治義陽若增建安之兵北斷魏援東臨壽陽則壽陽難保

魏然

之使福攻建安建安戍主胡景略面縛出降

降戶江翻

己

亥魏皇弟忼卒

忼他彫翻

崔慧景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爲

直閣將軍密與之約

約爲變也

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

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

三帝高帝武帝

明帝也荷下同翻下人荷同

當顧託之重

明帝遺詔慧景與劉俊蕭惠休同任心膂

幼主

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

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

恭祖守廣陵城

崔恭祖為慧景平西司馬

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

右衛將軍左興盛節都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

停廣陵二日即收衆濟江初南徐兗二州刺史江夏王

寶立娶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誅

誅事見上卷上年

詔令離昏寶

立恨望慧景遣使奉寶立為主寶立斬其使因發將吏

守城

使疏吏翻將即亮翻下同

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

京口

戚姓也姓譜衛大夫食邑於戚因以為姓漢有戚夫人又有臨棘侯戚鯁助鎮者助寶立守

慧

景將渡江寶立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珩典籤呂承緒及

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愷分部軍

衆

怪署陵翻

寶玄乘八捆輿

捆古郎翻又居浪翻捆舉也八捆輿蓋八人舉之即今之平肩

輿輿不惟不蓋蕭子顯曰輿車形如輶車下施八捆人舉之字林曰捎捆昇也

手執絳麾隨慧

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等

六將據竹里爲數城以拒之

驍堅亮翻奇寄翻

寶玄遣信謂佛

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

朝直遙翻斷音短下所斷同

佛護

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

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

射而亦翻

因合戰崔覺崔恭祖

將前鋒皆荒傖善戰又輕行不廩食

傖助庚翻廩即
變字取亂翻

以

數舫緣江載酒食爲軍糧

舫甫妄
翻下同

每見臺軍城中烟火

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

復扶又翻下
乃復帝復同

以此飢困

元稱等議欲降

降戶江
翻下同

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

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

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瑩誕

之從曾孫也

王誕見寵信於司馬元
顯及宋武帝從才用翻

慧景至查础

查鉏
加翻

础戶竹塘人萬副兒

萬副兒善射獵能
捕虜來投慧景

說慧景曰

說翰
芮翻

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

出其不意耳

築道陂陀以上蔣山若龍尾之垂地因曰龍尾上時掌翻

慧景從之分

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

城中即湖頭所

築壘中也鼓叫者既擊鼓又叫呼也柳元景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鼓叫即鼓譟也

臺軍驚恐

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

慧景於北籬門

帥讀曰率下同

考異曰紀云王瑩屯北籬門傳云左興盛今從傳

興盛

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游苑

樂游苑在玄武湖南樂音洛

崔恭祖

帥輕騎十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

振音

宮門皆閉慧景

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

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

淮渚秦淮渚也

慧景擒殺之宮中

遣兵出盭不克

盭度朗翻又他浪翻

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

蘭臺

御史臺也

守御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隨方

應拒衆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

文惠太子

妃王氏鬱林之立尊爲皇太后海陵之廢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稱宣德皇太后

陳顯達之

反也帝復召諸王入宮巴陵王昭胄懲永泰之難

明帝永泰

元年王敬則反帝召諸王入宮欲殺之而中止事見一百四十一卷陳顯達反帝復召之故昭胄懼禍而逃難

乃旦

與弟永新侯昭穎詐爲沙門逃於江西

江西橫江以西之地

宋白曰永新縣本漢廬陵縣地吳寶鼎中立永新縣屬安成郡

昭胄子良之子也

竟陵王子

良武帝次子

及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

胄

寶玄明帝之子昭胄武帝之孫武帝高帝之大宗故慧景意向之

猶豫未知所立竹

里之捷崔覺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

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

多不從

言費功力為多也

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

好呼列翻義亦理也

佛理諸有皆空之說解曉也音戶買翻

頓法輪寺對客高談

客謂何點

恭祖深

懷怨望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

懿將兵討壽陽
屯小峴將即亮

翻峴所
典翻

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

使疏吏翻
箸除據翻

帥

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

帥讀
曰率

自采石濟江頓越城

舉火城中鼓叫稱慶

城中臺城中也
以援兵至而喜

恭祖先勸慧景遣

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

斷音短西岸兵謂蕭懿
兵入援自江西來也

慧

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

降戶
江翻

至是恭祖請

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

精手
軍中

事藝高強者南
岸秦淮南岸也

懿軍昧旦進戰數合

昧旦天微
明之時

士皆致

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析阻淮

開朱

崔衍以斷懿兵阻秦淮水為固

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

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

崔覺以是日敗恭祖等以其夜

降伎渠綺翻

衆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

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

為于偽翻為慧景戰也

城中出盜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

秦淮北岸即臺城

慧景餘衆

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

解浦

從才用翻

為漁人所斬

考異曰齊本紀四月丁未以張冲為南兖州刺史

崔慧景於廣陵起兵襲京師壬子左興盛督衆軍寶玄以京口納慧景乙卯王瑩屯北籬門壬戌慧景至瑩等敗甲子慧景入京師蕭懿入援癸酉慧景棄衆走死慧景傳四月至廣陵回軍十二日攻陷竹里按長厯是歲三月辛丑朔四月庚午朔丁未三月七日壬子十二日乙卯十五日壬戌二十二日甲子二十四日四月皆無也蓋四月當作三月至癸酉乃四月四日耳南史云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江劉徐沈君之所見今擁強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于時廬陵王長史蕭宣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恭祖恭祖口雖相和心實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俄至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拒覺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及至蒜山欲斬

覺以軍降京口事既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柳愷沈
侯等謂寶玄曰崔護軍威名既重乃誠可見既已脅齒
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
登北固樓並千蠟燭為烽火舉以應覺慧景停二日使
率大衆一時俱濟趣京口寶玄仍以覺為前鋒恭祖次
之慧景領大都督為衆軍節度又云時柳愷別推寶玄
崔恭祖為寶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慧景嫌之巴陵王
昭胄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
此聲頗泄愷恭祖始貳於慧景又云慧景單馬至蠡浦
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為慧景門人時為蟹浦戍斬
慧景送都按恭祖始若閉城拒慧景慧景襲得其城而
據之豈肯更授以兵柄又慧景若不立寶玄柳愷豈能
別推又榮之既云漁人又云以頭內鮑藍擔送建康即
為戌自相違錯今並從齊書
由翻鮑魚今江淮間湖蕩河港皆有之春二月時人取
食之其味甘美至三月後人不甚食謂之楊花鮑藍

所以盛然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少時言不多時也覺亡命爲道

人捕獲伏誅寶玄初至建康軍於東城東城即東府城士民多

往投集往投寶玄而集於東城也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

人名朝直遙翻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昏暴之君

豈無一言之幾乎理東昏度此語是也復扶又翻寶玄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

後堂以步障裏之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晉志

曰鼓按周禮以鼗鼓鼓軍事角說者云蚩尤氏帥魃與黃帝戰于涿鹿黃帝乃始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士卒思歸於是減爲中鳴尤更悲矣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

我亦如此耳初慧景欲交處士何點

處士呂翻

點不顧及園

建康逼召點點往赴其軍

何點門世信佛齊朝累徵不就從弟遁以東鄰門園居之

故為慧景逼召往赴其軍

終日談義不及軍事慧景敗帝欲殺點蕭

暢謂茹法珍曰

茹音如

點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

言何點若

不與慧景講義則慧景日以攻城為事安危未可量也誘音酉易以致翻量音良

以此言之乃

應得封帝乃止點屑之兄也

何屑隱於會稽若邪山

蕭懿既去

小峴王肅亦還洛陽荒人往來者妄云肅復謀歸國

復扶

又翻下

五月乙巳詔以肅為都督豫徐司三州諸軍事

豫州刺史西豐公 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

夏戶雅翻

壬

子大赦 六月丙子魏彭城王勰進位大司馬領司徒

王肅加開府儀同三司

賞取壽陽之功也

太陽蠻田育丘等

二萬八千戶附於魏

太陽當作太陽

魏置四郡十八縣

乙丑

曲赦建康南徐兖二州

崔慧景自南兖州還兵而南徐州之人從之進圍建康而建康

之人又多從之既大赦而誅縱失實故又曲赦三處

先是崔慧景既平

先悉薦翻

詔赦

其黨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

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無罪而家富者

皆誣爲賊黨殺而籍其貲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

中書舍人王咺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

咺况晚翻惡如字不善也

咺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既而嬖倖誅縱亦如

初是時帝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閤驍騎

將軍徐世擿素爲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

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

權實在世擿世擿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

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

儂吳語我也如音如

法珍

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彊

惡烏路翻

遣禁兵殺之

世擯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爲外監口稱詔

敕王叵之專掌文翰與相脣齒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

慶及茹法珍爲阿丈

前漢書匈奴傳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注丈人尊老之稱阿烏

葛翻下同

梅蟲兒俞靈韻爲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家

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

田宅貲財莫不啟乞

啟上而多所求乞

一家被陷禍及親隣又

慮後患盡殺其男口

被皮義翻

帝數往諸刀敕家游宴

數所角翻

時人謂捉刀應敕之人爲刀敕

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

四周禮注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陸德明曰奄於檢翻劉曰於驗翻徐曰於劒翻今讀作閹音於炎翻

號爲佞子

佞褚羊翻狂也

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梅蟲兒

之徒亦下之

朝直遙翻下遐嫁翻

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

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

懾息猶言惕息也懾懼也屏氣

而息詆丁禮翻訶虎何翻懾之涉翻

吐谷渾王伏連籌事魏盡禮

言盡藩臣

之禮吐從嗽入聲谷音浴

而居其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稱制於

其隣國

稱制於其鄰國示君臨之

魏主遣使責而宥之

使疏吏翻

冠軍

將軍驃騎司馬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

是年春伯之攻壽陽敗退今再

攻之冠古玩翻驃
匹妙翻騎奇寄翻魏彭城王勰拒之援軍未至汝陰太

守傅永將郡兵三千救壽陽

勰音協將即亮翻下同

伯之防淮口

甚固

此汝水入淮之口也水經汝水東至汝陰原鹿縣入于淮

永去淮口二十餘里

牽船上汝水南岸

上時掌翻下同

以水牛挽之

水牛形力倍於黃牛挽音晚

直南趣淮

趣七喻翻

下船即渡適上南岸齊兵亦至會夜永

潛入城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復見

守壽陽而

援兵不至其心孤危故云然復扶又翻

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兵入城

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旨

諸王與任專方州者皆得下教於其

屬故云
教旨

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于城

外秋八月乙酉勰部分將士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

分扶間翻水經淮水東過壽春縣北肥水自黎漿北過
壽春城東又北流而入于淮謂之肥口時陳伯之蓋軍

於肥口以
逼壽陽也
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脫身遁還

淮南遂入于魏

壽春縣自漢以來為淮南郡治所史言
伯之既敗建康尋受兵遂不能爭壽陽

魏遣鎮南將軍元英將兵救淮南未至伯之已敗魏主

召勰還洛陽勰累表辭大司馬領司徒乞還中山

中山
定州

也去年魏命勰刺定州今年春赴壽陽
故乞還本任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魏主不許以元

英行揚州事尋以王肅爲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

持節代之

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

出市里遊走未還也

宮

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

謂不敢輒開後宮門

比及開死者相

枕

比必利翻枕之任翻

燒三十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

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

後漢張衡

作東京西京賦柏梁災營建章事見二十一卷漢武帝太初元年

帝乃大起芳樂玉壽

等諸殿

樂音洛

以麝香塗壁

麝狀如小麋其膺有香華山之陰多有之陸佃曰商洛山

中多麝所遺糞常就一處雖遠逐食必還走其地不敢遺跡它所慮爲人所獲人反以是蹤迹其所在必掩羣

而取之麝絕愛其香每為人所迫逐勢且急即自投高巖舉爪剔出其香就焚且死猶拱四足抱其臍麝神夜

翻

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

副稱也

能稱其欲速之意也

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

復扶

又翻

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

以使

金折錢輸官折之舌翻

猶不能足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

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

華讀曰花

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

緣

訂丁定翻平議也齊梁之時謂賦民為訂蓋取平議而賦之之義雉頭上毛細而色紅鮮如錦晉程據緝

以為裘鶴氅鶴翎毛也白鷺緣鷺頭上毛也鶴氅鷺緣皆取其潔白詩疏曰鷺水鳥毛白而潔頂上有毛氄氄

然此卽縑也爾雅釋名曰鷺春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毼攤名之曰白鷺縑陸機曰鷺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耗然與衆毛異聲音齒兩翻縑音倉回翻壁倖因緣爲

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爲人輸準取見直

于爲人偽

翻下不爲同見賢遍翻

不爲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更科斂

重直用翻

更居孟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

號戶高翻

軍主吳子陽等出三關侵魏九月與魏東豫州刺史

田益宗戰於長風城

左傳定公四年蔡侯與吳子唐侯伐楚還塞大隧直轅冥阮所謂大

隧卽黃峴關直轅冥阮乃武陽平靖二關也黃峴今名九里關在義陽郡南百里武陽在今大寨嶺郡東南九

十里平靖今名行者坡郡南七十五里魏太和十七年
田益宗降魏十九年置東豫州於新息廣陵城以益宗
為刺史長風城在陰山關南陰山關在弋陽縣界宋文
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十八縣長風其一也
屬西陽郡九域志舒州懷寧縣有長風鎮懷寧漢皖縣
地晉安帝立晉熙郡仍立懷寧縣為郡治所蓋以懷寧
蠻左名
子陽等敗還

考異曰此一事齊書紀傳皆無之魏帝紀九月乙丑東豫州刺史

田益宗破寶卷將吳子陽鄧元起於長風梁書鄧元起
傳蠻帥田孔明附于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
夏口元起帥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
餘黨皆散走仍戍三關二書勝敗不同如此今從魏紀

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

說翰為翻

下說
帝同
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

況於亂朝何以自免

朝直遙翻下同

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

行伊霍故事

使之廢立也

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

歷陽託以外拒爲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

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

謂官爵雖高而兵權去已必將束手就死

長

史徐曜甫苦勸之懿並不從崔慧景死懿爲尚書令有

弟九人敷衍暢融宏偉秀懽恢

懽恢又徒濫翻

懿以元勳居

朝右暢爲衛尉掌管齋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

門

謂出臺城門而遊走也

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咥之

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

謂隆昌廢鬱林王也嬖平義翻

又博計翻茹音如咍况晚翻

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

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

尚書令邪

史言蕭懿忠於齊室

懿弟姪咸爲之備冬十月己卯帝

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

雍

用翻時以襄陽爲雍州治所言衍必將舉兵也爲于偽翻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

人發之者

史言人心皆爲蕭懿兄弟覆護

唯融捕得誅之丁亥魏以

彭城王勰爲司徒錄尚書事勰固辭不允勰雅好恬素

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

好呼到翻樂音洛幹用也謂臨事有幹用也

故委

以權任雖有遺詔

遺詔見上卷上年

復爲世宗所畱

謂出當方面復入爲

司徒錄尚書也復扶又翻

勰每乖情願常悽然歎息爲人美風儀端

嚴若神折旋合度

記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注云折旋曲行也

出入言笑觀

者忘疲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小心謹慎初無

過失雖閑居獨處

處昌呂翻

亦無情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

清正儉素門無私謁

史言彭城王勰爲魏宗室諸王之秀

十一月己亥

魏東荊州刺史桓暉入寇拔下竿戍

下竿戍在河北直襄陽東北竿側百

翻又在各翻

歸之者二千餘戶暉誕之子也

宋明帝泰豫元年桓誕降魏

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榮陽鄭植弟紹

叔爲衍寧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爲名往刺衍

使爲刺客

刺七亦翻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

遣卿見圖今日閒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又令植

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

艦戶點翻

植退謂紹叔曰雍

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

易以致翻爲于

翻偽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植於南峴

南峴蓋即馬鞍

山相持慟哭而別各盡力於所事恐不復相見故慟哭而別及懿死衍聞之

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柳慶遠功曹吉士

瞻等入宅定議

宅謂州宅也武帝不睦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

考異曰南史云茂與梁

驍名帝又惜其勇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告以欲起義茂因擲枕起即褱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因

結兄弟披推腹心按茂若與梁武不睦梁武何敢豫告以大事茂亦安能使響應今不取

茂天生之

子

王天生事齊高帝攻袁粲見一百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元帝

慶遠元景之弟子也

諸柳雍州豪望世不乏人

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

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

考異曰齊帝紀十月梁王起義兵於

襄陽誤也今從
梁書高祖紀

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

蘇

遺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檣呂

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

檣與槽同僧珍具槽事見

上卷元年然僧珍所具者數百張槽耳安能給
三千艘邪每船付二張蓋給諸將所乘之船耳
是時南

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

南康王以西中郎將鎮荊州穎胄爲長史行事

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

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

守式又翻將即亮翻

就穎胄兵使襲

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

謂

荊州官屬府謂
西中郎府官屬

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

行書宣布此聲也上時掌

翻雍於用翻

衍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

襄陽被邊人皆習兵

故荊州人畏之

加以脣亡齒寒寧不閤同邪我合荊雍之兵鼓

行而東雖韓白復生不能爲建康計

復扶又翻下衍復非復復不州復豈

復佐復同

況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穎冑得書疑未能決山

陽至巴陵

晉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屬長沙郡宋武帝元嘉十六年分立巴陵郡時屬鄧州今岳

州即其地

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冑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

王國官有師有友

天虎既行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

上孫武子兵法有是言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

急今段猶言今來一段事也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行事兄弟謂云

天虎口具書中不言事但云天虎口具所以疑之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

蓋天虎之行衍亦未嘗以一語屬之天虎是行事心膺據穎冑傳天虎穎冑親人故云然

彼間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判決也嫌疑也貳持兩端也則行事進退無以自

明必入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蕭衍舉事於襄陽智計橫出及

遇侯景庸夫之不若豈山陽至江安晉武帝太康元年立江安縣屬南平

耄邪抑天奪其鑒也

郡水經注江安即公安晉平江南杜預罷華
容置江安縣以吳之南郡為南平郡治焉
遲回十餘

日不上

自江安至江陵泝江北上而後至上時掌

穎

胄大懼計無所出夜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

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

定議以決其所從忱氏王翻

闡文曰蕭雍

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

畜許六翻

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

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

四時運而成歲歲至極寒而終矣歲寒以喻世事終極處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亦此意

今若

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

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

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

足累息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重直龍翻重足而立累息而不敢出氣懼之甚也

今幸在遠

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

藉借也音慈夜翻

獨不

見蕭令君乎

蕭懿為尚書令故呼為令君

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

衆竟為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史記鄭世家太史公之言

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

冠古玩翻

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

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

詰去

吉翻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

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

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

穎胄穎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

門入城門也即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請降

降戶

江翻柳忱世隆之子也柳世隆為高武佐命功臣穎胄慮西中郎司馬

夏侯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易以近詳求昏未之許

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王

寶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

纂集也嚴裝也纂嚴纂集

行裝也纂嚴一赦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又一赦

丙辰以蕭衍爲使持節都督

前鋒諸軍事

使疏吏翻下同

丁巳以蕭穎胄爲都督行畱諸軍

事

行謂東下之軍畱謂畱守之軍

穎胄有器局既舉大事虚心委己衆

情歸之以別駕南陽宗夬

夬古邁翻

及同郡中兵參軍劉坦

諮議參軍樂藹爲州人所推信軍府經略每事諮焉穎

胄夬各獻私錢穀及換借富貲以助軍長沙寺僧素富

鑄黃金爲金龍數千兩埋土中

長沙寺在江陵宋元嘉中臨川王義慶鎮江陵

起寺爲其本生父長沙王道憐資福因名長沙寺

穎胄取之以資軍費穎胄遣

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

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

驍堅堯翻

事事

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

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是以巧遲

不若拙速

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

況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昔武王伐紂行逆

太歲豈復待年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

號不許十二月穎胄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

牧守數帝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

數所具翻

穎胄遣冠軍將

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

使攻張寶積也冠古玩翻

西中郎參軍南郡

鄧元起向夏口

使助蕭衍攻張冲也夏戶雅翻

軍主王法度坐不進軍

免官乙亥荊州將佐復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夏侯詳之

子驍騎將軍亶爲殿中主帥

帥所類翻

詳密召之亶自建康

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宣纂承

皇祚方俟清宮未即大號可封十郡爲宣城王

時以宣城南琅

邾南東海東陽臨海新安尋陽南郡竟陵宜都十郡為宣城王國蓋以明帝自宣城王入纂大統故假宣德太后令以相國荊州牧加黃鉞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是舉封

如故須軍次近路

須待也

王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新

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

說輸為翻

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

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私謂張弘策曰今以南康

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進為人所使此

豈他日之長計乎弘策以告衍衍曰若前塗大事不捷

故自蘭艾同焚

蘭有國香人貴之艾蕭艾也人賤之言若事不捷則無貴無賤同於死也若

其克捷則威振四海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

蕭衍此言已有代齊

之心特權宜推奉南康以舉兵耳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

心不安或問時事於上庸太守杜陵韋叡

杜陵自漢以來屬京兆晉

僑立京兆太守及杜陵令寄治襄陽宋大明土斷割襄陽西界為實土

叡曰陳雖舊將非

命世才崔頌更事儒而不武

將即亮翻更工衡翻

其赤族空矣定

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

州刺史當方面總兵權故曰州將將即亮翻

乃遣

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

帥讀曰率下同

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千赴衍

藍田縣漢屬京

北宋置僑縣屬華山郡康絢傳云其先本康居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焉晉亂遷于藍田絢祖穆帥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於襄陽宋白曰宋大明年立華山郡於大堤村後魏改華山郡為宣城郡唐為宣城縣馮道根時居母喪帥鄉人屬襄州華戶化翻絢翔縣翻

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

馮道根鄴人鄴縣時屬廣平僑郡勝書燕翻

梁南秦

二州刺史柳悛亦起兵應衍悛忱之兄也

悛徒甘翻

帝聞劉

山陽死發詔討荆雍戊寅以冠軍長史劉澮為雍州刺

史

欲以代蕭衍雍於用翻冠古玩翻澮古外翻

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

暨榮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冲使

拒西師

荆雍在西故謂之西師暨姓也音居乙翻又

元

嗣等懲劉山陽之死疑冲不敢進停夏口浦聞西師將

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郢

帝敕僧寄畱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張冲與之結盟遣軍

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山

水經注江水東逕魯山南與沔水會

山左即沔水口沔左有偃月城漢陽志大別山在沔陽縣東一名魯山

蕭穎胄與武寧太

守鄧元起書招之

晉安帝隆安五年桓玄以沮漳降蠻立武寧郡屬荊州五代志竟陵郡樂

鄉縣舊置武寧郡劉昫曰樂鄉漢鄉縣地至我宋廢縣為樂鄉鎮入長林縣

張冲待元起素

厚衆皆勸其還郢

還郢州也

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

戮宰輔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

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止受戮昏朝幸免不孝

之罪

時鄧元起之母蓋在江陵元起南郢人也守武寧其母畱鄉里朝直遂翻

即日治嚴上

道至江陵爲西中郎中兵參軍

是時西臺方遣元起向夏口觀者不以史文先

後之次而害意可也治直之翻上時掌翻

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

所附楊公則克已陵進軍白沙

水經注白沙戍在黃陵廟北黃陵廟舜二妃廟

也羅含湘中記曰湘川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

寶積懼請降

降戶江翻

公則入長

沙撫納之 是歲北秦州刺史楊集始將衆萬餘自漢

中北出規復舊地

楊集始失國事見一百四十一卷
明帝建武四年將即亮翻下同

魏

梁州刺史楊椿將步騎五千出頓下辯

辯皮
覓翻

遺集始書

開以利害集始遂復將其部曲千餘人降魏

遺于季翻
復扶又翻

魏人還其爵位使歸守武興

集始降齊魏人削其所授
爵位而所領北秦州刺史

則齊所授也今降魏魏
人還其元授爵位也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王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三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東晉紀十

重光大荒落一年

和皇帝

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

中興元年

是年三月始改元

春正月丁酉東昏侯以晉安王寶

義爲司徒建安王寶寅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東昏侯

侯以永元三年紀年時寄翻

乙巳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

相息亮翻下同

大赦以蕭穎胄爲左長史蕭衍爲征東將軍楊公則爲

湘州刺史

去年楊公則取長沙因就用爲湘州刺史

戊申蕭衍發襄陽

吳曰考

梁高祖紀云二月戊申發襄陽按戊申正月十三日梁紀誤也

留弟偉總府州事懔守

壘城

壘城者築壘附近大城猶今堡寨也懔徒敢翻又徒濫翻

府司馬莊丘黑守樊

城

莊丘黑蓋爲東征府司馬

衍既行州中兵及儲侍皆虛

侍直里翻積物以待

用謂之侍

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不受衍命

舉兵欲襲襄陽偉懔遣兵邀擊於始平大破之

齊分魏興郡東

界鄆鄉錫二縣地爲齊興郡沈約曰江左僑立始平郡治武當五代志曰淅陽郡武當縣舊僑置始平郡又置

齊興郡則二郡皆置於今均州界宋白曰齊永
明七年置齊興郡於均州鄖鄉縣守式又翻 雍州乃

安

雍於用翻

魏咸陽王禧爲上相

禧以太尉輔政位居羣臣之上故曰上相

不

親政務驕奢貪淫多爲不法魏主頗惡之

惡烏路翻

禧遣奴

就領軍于烈求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

舊字衍執仗出入每出入欲使

之執兵翊衛賁音奔

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

闇音陰

領軍但知典

掌宿衛非有詔不敢違理從私禧奴惘然而返

惘然失志貌惘

音禧復遣謂烈曰

復扶又翻

我天子之叔父身爲元輔有所

求須

意之所欲爲須

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

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

索山客翻

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

禧怒以烈爲恒州刺史

恒戶登翻

烈不願出外固辭不許遂

稱疾不出

卧私第不出也

烈子左中郎將忠領直閣

北齊左右衛有直閣

屬官有朱衣直閣直閣將軍直寢直齋直後之屬

常在魏主左右烈使忠言於

魏主曰諸王專恣意不可測宜早罷之自攬權綱北海

王詳亦密以禧過惡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

宜久輔政

勰音協

帝然之時將禘祭

宗廟之祭春曰禘余若翻薄也春物始

生其祭尚薄

王公並齋於廟東坊帝夜使于忠語烈明旦入

見當有處分質明烈至

語牛倨翻見賢通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質正也質明天正明

也帝命烈將直閣六十餘人宣旨召禧勰詳衛送至帝

所

將即亮翻

禧等入見於光極殿

光極殿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所起以引見羣臣見

賢通翻

帝曰恪雖寡昧忝承寶厯比纏疴

魏主名恪見諸父自稱其

名示謙挹也比毘至翻近也疴烏光翻弱也疾丑刃翻疾也

實憑諸父苟延視息奄

涉三齡諸父歸遜殷勤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

處分

還府司謂各歸公府司存之所

又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

遂冲操

南北務殷謂使勰北鎮中山南取壽陽因而守之也冲謙也虛也冲操謙虛之操

恪是

何人而敢久違先敕

先敕謂高祖遺敕見一百四十二卷東昏侯永元元年

令遂

叔父高蹈之意。勰謝曰：陛下孝恭仰遵先詔，上成睿明。

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今惟往，悲喜交深。

惟思也

庚戌詔

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

進其位而尊之權

詳爲大將軍錄尚

書事

爲詳以專恣得罪張本

尚書清河張彝、邢巒聞處分非常，亡

走出洛陽城，爲御史中尉中山甄琛所彈。

甄之人翻彈徒丹翻

詔

書切責之，復以于烈爲領軍，仍加車騎大將軍。

復扶又翻又如

字自是長直，禁中軍國大事皆得參焉。魏主時年十六

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

茹音如

趙郡王

仲興上谷寇猛趙郡趙脩南陽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

用事魏政浸衰趙脩尤親幸旬月間累遷至光祿卿每

遷官帝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百官皆從

為後趙脩誅張本從才用翻

辛亥東昏庾祀南郊大赦 丁巳魏主引見羣臣於

太極前殿告以親政之意

見賢通翻

壬戌以咸陽王禧領太

尉廣陵王羽為司徒魏主引羽入內面授之羽固辭曰

彥和本自不願而陛下強與之

彭城王勰字彥和事見上卷上年強其兩翻

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乃以爲司空 二

月乙丑南康王以冠軍長史王茂爲江州刺史

冠古玩翻

竟

陵太守曹景宗爲郢州刺史邵陵王寶攸爲荊州刺史

甲戌魏大赦 壬午東昏侯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

纂嚴 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爲前軍以中

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

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

將即亮翻下同

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

道交至

謂船自中流而下敵人夾岸射之其箭交至也

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

郢城爲犄角

犄角 蜚翻

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

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

自圍魯山以通沔漢

沔即漢也 一水二名

使鄖城竟陵之粟方舟

而下

安陸春秋鄖子之國故曰鄖城鄖音云杜預曰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劉昫曰郢州長壽縣古竟

陵也方澍也舟船也詩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澍音桴

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

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

臥而取之言 不煩力戰也乃使茂等帥衆濟江頓九里

其地去郢城九里因以爲

名帥讀曰率

張冲遣中兵參軍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

之光靜死冲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

至加湖

加湖在江夏潯陽縣界湖水自北南注江去郢城三十里

荊州遣冠軍將軍

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

首

雍於用翻夏戶雅翻

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義陽張

惠紹等遊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

使疏吏翻

楊公則舉湘

州之衆會於夏口蕭穎胄命荊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

雖蕭穎達亦隸焉府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人

南康王開相國府故曰府朝朝直遙翻

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衆曰湘

土人情易擾難信

易以致翻

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

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

爲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先嘗在湘州多舊

恩迎者屬路

劉坦傳先嘗在湘州蓋客游也屬之欲翻

下車選堪事吏分詣

十郡

湘州領長沙桂陽零陵衡陽營陽湘東邵陵始興臨賀始安十郡

發民運租米三

十餘萬斛以助荆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月蕭衍使

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

南堂在郢城南北蓋射堂西近江渚

田安之頓城

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

曲水故城蓋郢府官僚後櫻之地在城東

丁酉張冲

病卒驍騎將軍薛元嗣與冲子攷及征虜長史江夏內

史程茂共守郢城

張冲自輔國將軍進征虜將軍以程茂為長史驍堅亮翻騎奇寄翻

乙

已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

考異曰東昏紀云丁未南康王諱即皇帝位蓋是

日建康始聞之耳今從和帝紀及梁武帝紀

改元大赦

始改元為中興元年

立宗廟南

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南郡太守

為尹以蕭穎胄為尚書令蕭衍為左僕射晉安王寶義

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

王寶寅為徐州刺史

寶義寶源寶寅皆在建康遙授之耳

散騎常侍夏戾

詳爲中領軍冠軍將軍蕭偉爲雍州刺史丙午詔封庶

人寶卷爲涪陵王

涪音浮

乙酉以尚書令蕭穎胄行荊州

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

衍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

夬古賣翻勞力列翻

寧朔

將軍新城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帥庾伯

武王

伐紂諸侯畢會至于牧野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旆以麾後世自魏武以下率加黃鉞孔安國曰黃鉞以黃金飾

斧帥讀曰

夬返西臺

江陵在西故曰西臺

遂有是命薛元嗣遣軍

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擒之

橫絕

流而渡曰亂詩云涉渭為亂舸苦我翻

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之

為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荆雍夏四月

蕭衍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

出

不敢出戰也

諸將欲攻之衍不許

衍欲持久以全力弊郢魯二城

魏廣

陵惠王羽通於負外郎馮俊興妻夜往為俊興所擊而

匿之五月壬子卒

魏主既親政事嬖倖擅權王公希

得進見

見賢適翻

齊帥劉小苟屢言於禧云

帥所類翻

聞天子左

右人言欲誅禧禧益懼乃與妃兄給事黃門侍郎李伯

尚氏主楊集始楊靈祐乞伏馬居等謀反會帝出獵北

邨禧與其黨會城西小宅欲發兵襲帝使長子通竊入

河內舉兵相應

長知兩翻

乞伏馬居說禧還入洛城勒兵閉

門

說式為翻

天子必北走桑乾

謂北歸平城也平城魏故都乾音干

殿下可斷

河橋為河南天子

斷丁管翻

衆情前却不壹禧心更緩自旦

至晡猶豫不決遂約不泄而散楊集始既出即馳至北

邨告之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禧通謀

當是時馮太后所幸宦者符承

祖已死此又別一符承祖後魏考是日帝寢於浮圖之

文帝太和九年初置直齋直寢

陰魏孫欲弑帝承祖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病癰

癰音賴惡

疾也魏孫乃止俄而帝寤集始亦至帝左右皆四出逐禽

直衛無幾

幾居宣翻

倉猝不知所出左中郎將于忠曰臣父

領軍畱守京城

守式又翻

計防遏有備必無所慮帝遣忠馳

騎觀之

騎奇寄翻

于烈已分兵嚴備使忠還奏曰臣雖老心

力猶可用此屬猖狂不足爲慮願陛下清蹕徐還以安

物望帝甚悅自華林園還宮

華林園魏明帝所築芳林園也後避齊王芳諱改曰

華林園還從宣翻又如字

撫于忠之背曰卿差彊人意禧不知事露

與姬妾及左右宿洪池別墅

洪池即漢之鴻池在洛陽東二十里田廬曰墅今人

謂之別業晉人以來往往治池館觀游於其中墅承與翻

遣劉小苟奉啟云檢行田

收

行下孟翻

小苟至北邙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欲殺之小

苟困迫言欲告反乃緩之或謂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

意而停

言意趣已發見而中止也見賢適翻

恐必漏泄今夕何空自寬禧

曰吾有此身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曰殿下長子已濟

河兩不相知豈不可慮禧曰吾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

時通已入河內列兵仗放囚徒矣于烈遣直閤叔孫侯

將虎賁三百人收禧

將即亮翻
賁音奔

禧聞之自洪池東南走

僮僕不過數人濟洛至柏谷塢追兵至擒之送華林都

亭

華林都亭蓋在
華林園門外

帝面詰其反狀

詰去
吉翻

壬戌賜死於私

第同謀伏誅者十餘人諸子皆絕屬籍徵給貲產奴婢

自餘家財悉分賜高肇及趙脩之家其餘賜内外百官

逮于流外

雜色補官不入品
者謂之流外官

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禧

諸子乏衣食獨彭城王勰屢賑給之河内太守陸琇聞

禧敗斬送禧子通首魏朝以琇於禧未敗之前不收捕

通責其通情徵詣廷尉死獄中

陸馥以傳孝文於受內
禪之初福澤及其子至

是其子敗矣
認音協賑津
忍翻琇音秀朝直遙翻

帝以禧無故而反由是益疎

忌宗室 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不從蕭

穎胃之命惠訓遣子瑣將兵擊穎胃

瑣古
回翻

穎胃遣汶陽

太守劉孝慶屯峽口

此西陵峽口也在宜都
夷陵界夷陵今峽州也

與巴東太

守任漾之等拒之

任音
主

東昏侯遣軍主吳子陽陳虎

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

水經注巴水出廬江雩
婁縣之下靈山亦曰巴

山南流注于江謂之巴口
今黃州之巴河口是也

虎牙伯之之子也六月西臺

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

勞力到翻

齊蕭穎胄等議謂衍曰

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

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

荆雍控引秦梁

泝漢水而上至漢中秦梁二州刺史所治也故可以控引

糧運資儲

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

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搃吾咽喉

搃於革翻咽因肩翻

若糧運

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

尋陽彼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

說輸爲翻

脫拒王師

脫或也脫

者未可必之辭

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

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

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

稱尺證翻卒讀曰猝

脫東軍有上者上時

掌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

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

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

卷讀曰捲

西陽武

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

欲清天步

天步天路也詩云天步艱難

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

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我狄以示弱於天下

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

蕭衍之計可謂有英

雄之略矣卿爲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

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

蕭穎胄時爲西臺尚書令蓋加號鎮軍將軍爲

于偽翻下

吳子陽等進軍武口

武口武湖水出江之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今

謂之沙武口張舜民曰武口在陽羅洑西北十餘里距汴京纔十八驛二廣湖湘皆由此而濟

衍命軍

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期等屯白陽壘

時築壘於白陽浦

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

考異曰梁韋叡傳作加湖今從齊梁帝紀

去郢

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

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衆復推助

防張樂祖代守魯山

復扶又翻下篡復祐復同助防者使之助城主防守因以為稱樂祖

即去年張冲所遣助房僧寄者參考前後張當作孫

蕭穎胄之初起也弟穎字

自建康出亡廬陵民脩靈祐為之聚兵得二千人襲廬

陵克之內史謝纂奔豫章

纂蘇管翻

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

簡自湘州赴之僧簡拔安成

吳孫皓寶鼎二年分豫章廬陵長沙立安成郡時屬

江州劉昫曰吉州安福縣吳置安成郡九域志安福縣在吉州西一百二十里

穎胄以僧簡為

安成太守以穎孚爲廬陵內史東昏侯遣軍主劉希祖

將三千人擊之南康太守王丹以郡應希祖

南康今之贛州

穎

孚敗奔長沙尋病卒謝綬復還郡希祖攻拔安成殺范

僧簡東昏侯以希祖爲安成內史脩靈祐復合餘衆攻

謝綬綬敗走

東昏侯作芳樂苑

樂音洛

山石皆塗以五

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時方盛暑

隨即枯萎朝暮相繼

言徙樹竹者朝夕相繼也

又於苑中立市使宮

人宦者共爲裨販

裨益也買賤賣貴以自裨益故曰裨販

以潘貴妃爲市

令東昏侯自爲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予杖

予讀曰與

乃敕

虎賁不得進大荆實中荻

大荆牡荆也俗謂之黃荆以爲簣杖荻之實中者以簣人

則重而痛楚虛中者差輕賁音奔

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

埭徒耐翻

或坐而

屠肉又好巫覡

好呼到翻現戶狄翻

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東昏

入樂遊苑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對曰鄉見先帝大噉

樂音

洛先時爲鄉噉昌真翻怒也

不許數出

數所角翻

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

尋之既不見乃縛荻爲高宗形

荻音孤雕胡也一名蔣江南人呼爲茭草

北

向斬之縣首苑門

縣讀曰懸

崔慧景之敗也已陵王昭胄永

新侯昭穎出投臺軍各以王侯還第心不自安

昭穎昭穎投慈

景事見上卷上年永新縣屬安成郡吳立

竟陵王子良故防閤桑偃爲梅蟲

兒軍副與前已西太守蕭寅謀立昭曹昭曹許事克用

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

計之以僕射領護軍將軍

時軍主胡松將兵

屯新亭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

須待也以帝昏狂斥指為昏人說式為翻

寅等將兵奉昭曹入臺閉城號令

將即亮翻

昏人必還就將

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東昏新作
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

入突取之昭胄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
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勝中
得其事

勝徒登翻囊可帶者曰勝山沙以盛麝香故曰麝勝猶今之香袋

昭胄兄弟與

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
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等

誅諸嬖倖廢東昏

晉孝武帝僞立南譙郡於淮南五代志江都郡清流縣舊置南譙郡鴻姓

也姓譜帝鴻氏之後或曰大鴻之後左傳衛有鴻聊甦雍於用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東昏遣中

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

監工衙翻

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

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中興堂

宋孝武帝即位於新亭改新亭曰中興堂茹音如率所律翻

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

斫元嗣頭墜果拌中

拌蒲官翻拌以盛果及魚肉

又斫明泰破其腹

蟲兒傷數創手指皆墮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

石頭迎建康王寶寅

建康王當作建安王

帥城中將吏見力

見力見在

兵力也帥讀曰率見賢適翻

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

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裏相應既而

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暝城門閉城上人射外人外人棄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市尉臺

六門之外各有草市置草市尉司察之去羗呂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上仗時掌翻射而亦翻尉馳以

啟東昏東昏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

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

爾日猶言其日也上時掌翻

東昏

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與胡松皆伏誅蕭衍使

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

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

萬計

將即亮翻

俘其餘衆而還

還從宣翻

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

氣乙巳柔然犯魏邊

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

魚供食

磯居希翻沙聚成磧水所漸浸曰磯

密治輕船將奔夏口

治直之翻夏戶

雅翻

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

斷音短

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

降

降戶江翻下同

己未東昏侯以程茂爲郢州刺史薛元嗣爲

雍州刺史

雍於用翻

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

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戶二百餘日疾疫流腫

流腫言毒氣流

注而浮腫也
近其郢翻

死者什七八

考異曰齊張冲傳云死者七八百家按死者不可以家

數今從梁高祖紀及韋叡傳

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

比毗至翻周禮

五家為比取其相連比而居也又毗必翻次也

茂元嗣等議出降

降戶江翻

使張孜

為書與行張冲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

明帝時張冲為青冀二州刺史

以房長瑜為治中

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

一以荷析薪

畫一用漢書語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此取守而勿失之義左傳

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荷下可翻又如字

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

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

彼所不取也

詩曰高山仰止註云有高
德則慕而仰之彼謂蕭衍

攷不能用蕭衍

以韋叡爲江夏太守行郢府事

夏戶雅翻

收瘞死者而撫其

生者

瘞於計翻

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爲宜乘勝

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宏策寧遠將軍庾域亦以

爲然衍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

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

郢魯未克蕭衍則違

衆議駐兵漢口而不輕進圖萬全也郢魯既克衍遽督
諸軍直指建康乘勝勢也逆爲圖畫者畫緣江可立頓

及次宿之地爲圖使諸將
按之以爲進止上時掌翻

辛酉魏大赦

魏安國宣

簡侯王肅卒於壽陽

安國縣漢屬中山國晉魏屬博陵郡

贈侍中司空初

肅以父死非命

王與死見一百三十八卷武帝永明十一年

四年不除喪高

祖曰三年之喪賢者不敢過

記檀弓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

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

命肅以祥禫之禮除喪

禫而小祥

再禫而大祥大祥之後中月而禫鄭氏曰祥吉也禫澹澹然平安之意禫徒感翻釋曰除服祭名

然肅

猶素服不聽樂終身

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潁陽

沈約

曰汝南大沙羨土晉末汝南郡民流寓夏口因立為汝南縣為江夏太守治所宋白曰晉汝南郡人流寓夏口因僑立汝南郡在潼口又為汝南縣晉末改為江夏縣荆湘記云金水北岸有汝南舊城是也晉惠帝世立潁

陽縣晉書朱伺傳曰張昌之亂安陸人多附昌唯伺合其鄉人討之昌既滅伺部曲以逆順有嫌求別立縣遂從之分安陸東界立潯陽縣屬江夏郡潯書涉翻時汝南之地已入於魏蕭子顯齊志司州汝南郡寄治義陽以應蕭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遣軍主唐

脩期攻隨郡

晉武帝分南陽義陽立隨郡屬荊州宋孝武帝度屬郢州前廢帝永光元年改屬雍

州明帝泰始五年改為隨陽郡還屬郢州後廢帝元徽四年度屬司州齊曰隨郡五代志隨州隨縣舊置隨郡

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爲質於衍司部悉平

司部

謂司州所部諸郡質音致

崔慧景之死也其少子偃爲始安內史逃

潜得免

少詩照翻

及西臺建以偃爲寧朔將軍偃詣公車門

上書曰臣竊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亂臣賊子

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

慧景既死江夏王寶玄併誅事見上

卷上年夏戶雅翻

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與

天合符天下纖芥之屈尚望陛下申之况先帝之子陛

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此尚不恤其餘何異

今不可幸小民之無識而罔之

以非道欺人謂之罔

若使曉然知

其情節相帥而逃陛下將何以應之哉

帥讀曰率

事寢不報

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冤非敢以父子之親而傷

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實
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爲不
可未審今之嚴兵勁卒直指象魏者象魏闕也其故何哉臣
所以不死苟存視息人目不能視氣不復息則死矣非有他故所以待

皇運之開泰申忠魂之枉屈今皇運已開泰矣而死社
稷者反爲賊臣臣何用此生於陛下之世矣臣謹案鎮
軍將軍臣穎胄中領軍臣詳皆社稷之臣也同知先臣
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主亡與亡而不爲陛下

瞥然一言

瞥普蔑翻瞥見也為于偽翻

知而不言不忠不知而不言

不智也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使何為

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實詐山陽

斬王天虎以詐山陽事見上卷上年使疏

吏翻江夏違先臣之請寔謀孔殄

事亦見上卷上年

天命有歸故

事業不遂耳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歿猶願

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

申之則天下叛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董之筆千載可

期

南董謂齊南史晉董狐也崔杼弑齊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

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
乃還晉趙盾弟穿弑靈公董狐以盾不討賊書曰趙盾
弑其君以示於朝孔子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載子亥翻亦何待陛下屈申而

爲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耳詔報曰具知卿

惋切之懷今當顯加贈諡偃尋下獄死

惓達負翻惋烏貫翻下迴嫁翻

八月丁卯東昏侯以輔國將軍申胄監豫州事辛未

以光祿大夫張瓌鎮石頭

監工銜翻瓌古回翻

初東昏侯遣陳

伯之鎮江州以爲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蕭衍謂
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

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

恟許拱翻

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

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

幢傳江翻

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

即用爲安東將軍江州刺史

即就也說式爲翻下同

伯之遣隆之

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

懷首鼠

漢書田蚡曰首鼠兩端服虔注云首鼠一前一卻也

及其猶豫急往逼之

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

降戶江翻

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

公則徑掩柴桑

柴桑漢縣屬豫章郡晉屬武昌郡晉惠帝立尋陽郡治柴桑五代志曰江州湓

城縣舊曰柴桑杜佑曰今尋陽縣南楚城驛舊柴桑縣也

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

將至尋陽

今江州德化縣六朝之尋陽也

伯之收兵退保湖口

湖口彭蠡湖入

江之口也今江州湖口縣即其地

留陳虎牙守湓城選曹郎吳興沈瑀

說伯之迎衍

還須綃翻瑀音禹

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

瑀曰不然人情洶洶

毛晃曰洶洶喧擾之意漢書高帝紀天下洶洶勞苦又洶洶譁議之

聲荀子君子不為小人之洶洶而易其行洶洶漢書無音荀子有平去二音

皆思改計若不

早圖衆散難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東甲請罪初新蔡

太守席謙

蕭子顯齊志江州有南新蔡郡豫州有北新蔡郡以五代志考之北新蔡當置於今光州

界父恭祖爲鎮西司馬爲魚復戾子響所殺

事見一百三十七卷

武帝永明八年
復音腹

謙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

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乙卯以伯之爲江州刺史虎牙

爲徐州刺史魯休烈蕭瑋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

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馳告蕭

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汴流上江陵雖

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正須少時持

重耳

上時掌翻
少詩紹翻

良須兵力

良信也

兩弟在雍

謂蕭偉總雍
州事愔守壘

城也雍
於用翻
指遣往徵

指謂上指
徵徵兵也

不爲難至穎胄乃遣蔡道

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瑣 辛巳東昏侯以太子左率

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

左率左衛率也

九月乙未

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

叔守尋陽

驍堅亮翻奇寄翻

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

吾之蕭何寇恂也

漢高帝委蕭何以關中光武任寇恂以河內使給餽餉事並見漢紀

前

塗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

比克建康

比必利翻及也

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魏司

州牧廣陽王嘉請築洛陽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

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丁酉詔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之
四旬而罷 己亥魏立皇后于氏后征虜將軍勁之女
勁烈之弟也自祖父栗磾以來

于栗磾魏開國功臣磾丁奚翻

累世貴

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 甲申

東昏侯以李居士爲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爲雍
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爲荊州刺史輔國將軍申胄監郢

州龍驤將軍扶風馬仙琕監豫州

寇古玩翻雍於用翻
驤思將翻琕部田翻

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軍事珍國廣之之子也

王廣之歷

事高武
明三帝

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胄軍二萬人棄姑孰

走衍進軍據之戊申東昏侯以後軍參軍蕭瓚爲司州

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爲益州刺史 蕭衍之克江

郢也東昏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

決騁丑郢翻茹音如須待也白門建康城西門也衍至西方色白故以爲稱一決言一戰以決勝負也

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簡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軍

建康有左右二尚方東西二冶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

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

沈約曰晉武帝太康元年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更名江

寧其治所蓋臨江濱金陵
覽古云新亭去江寧十里

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

一千至江寧

騎奇寄翻

景宗始至營壘未立且師行日久器

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直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

因乘勝而前徑至阜英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

據赤鼻邏

邏即佐翻

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

於陳

陳讀曰陣

衍至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

墩

墩音敦

陳伯之據籬門

陳伯之蓋據西籬門

呂僧珍據白板橋

據陶

宏景書板橋時屬江寧縣界按板橋
市今在建康府城之西江寧鎮北

李居士覘知僧珍

衆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

魏丑廉翻又丑艷翻少詩照翻帥讀曰率

僧珍

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併力破之

俄而皆越塹拔柵

塹七艷翻

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

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

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

上時掌翻復扶又翻下遐嫁翻勝音升

居士請

於東昏戍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

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

衍諸弟亡匿於建康里卷事見上卷

年上冬十月甲戌東昏戍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

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
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
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

鐵纏稍以鐵線
纏稍把齊武陵

王晃有銀纏稍將即亮翻陳讀曰陣下
突陣同背蒲妹翻纏直彥翻稍色角翻

衝擊東軍應時

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
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

將帥

帥所
類翻

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陣而死豪驍將也旣

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

而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

據齊書云朱爵諸軍望之皆潰蓋東昏侯

自登朱爵門督戰也

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

屯西明門

西明門建康城西門也

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

耳語

耳語附耳而語也降戶江翻下同

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

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

復扶

又翻語半倨翻中竹仲翻

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

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

誘音

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

殺卿室深爲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

蕭衍之使鄭伯倫此孫子五間

所謂因間也須待也復扶又翻

戊寅東昏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

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宮己卯和詐東昏云
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李居
士以新亭降於衍琅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鎮石頭
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

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

守式又翻考異曰齊帝紀與

梁帝紀叙此事先後多不同按齊紀皆有甲子今用梁紀事以齊紀甲子次之

楊公則屯領軍

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

談笑如初

射而亦翻幾居依翻中竹仲翻

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

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

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

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先是東昏遣軍主左僧慶

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

奔歸使屯破墩

據梁書鄱陽王恢傳破墩即破岡在曲阿界秦始皇所鑿也先悉薦翻墩音敦

以爲東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皆帥其衆來降

史言東昏

唯孤城自守使疏吏翻帥讀曰率

衍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

軍恢鎮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

景本名曷李延壽作南史避唐

廟諱改曷爲景通鑑因之

十一月丙申魏以驃騎大將軍穆亮爲

司空

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丁酉以北海王詳爲太傅領司徒初詳

欲奪彭城王勰司徒

勰音協

故諧而黜之旣而畏人議已

故但爲大將軍至是乃居之詳貴盛翕赫將作大匠王

遇多隨詳所欲私以官物給之

李延壽曰王遇本馮翊李潤鎮羌具先爲羌中

強族自云姓王後改為鉗耳氏至魏宣武時復改為王坐事腐刑累遷吏部尚書爵宕昌公

司徒長

史于忠責過於詳前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

阿衡謂如

伊尹也鄭玄曰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所須材用自應關旨

關旨謂關上旨也

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踧踖

踧踖六翻

踏資昔翻踧踖恭而不自安之貌

詳亦慙謝忠每以鯁直為詳所忿嘗

罵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

生於世自有定分

分扶問翻

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

不爾王不能殺忠以討咸陽王禧功封魏郡公遷散騎

常侍兼武衛將軍

散悉宣翻
騎奇寄翻

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魏

主以忠爲列卿令解左右

常侍武衛之職
常在天子左右

聽其讓爵於

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

詳能以計疎于忠而不
知高華已制其後矣

已

東獻武公蕭穎胄以蕭瑱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

疾

蕭穎胄以蕭衍東伐所向戰克而已輔南康居江陵
近不能制蕭瑱外無以服姦雄之心而內有肘腋之

寇此其所以憂憤
成疾也瑱古回翻

壬午卒

卒子
恤翻

夏侯詳祕之使似其書

者假爲教命密報蕭衍衍亦祕之詳徵兵雍州蕭偉遣

蕭憺將兵赴之瑱等聞建康已危衆懼而潰瑱及魯休

烈皆降乃發穎冑喪贈侍中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衍
夏戾詳請與蕭憺共參軍國詔以詳爲侍中尚書右僕
射尋除使持節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詳固讓于憺乃以
憺行荊州府州軍

宣特衆望歸衍哉西臺之權又歸於憺矣憺徒敢翻又徒濫翻使疏吏翻

魏改築園丘於伊水之陽

齊明帝建武二年魏孝文帝國丘於姜栗山今改之

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蒗渠山東北過陸渾新城縣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而北入于洛魏蓋立園丘于洛陽之南伊水之北乙卯始祀於其上 魏鎮南將軍元英

上書曰蕭寶卷荒縱日甚虐害無辜

卷讀曰卷

其雍州刺史

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

衛

此謂襄陽空虛也

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

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

襄陽在沔南水南爲

陰帥讀曰率

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

斷丁管翻水經注黑水出南鄭北山南流

入漢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英蓋謂得襄陽則梁州之路斷也

昏虐君臣自

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

楚之地一朝可收

太史公曰楚有三俗自淮沛陳汝南南郡北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

陵北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北南楚也

岷蜀之道自成斷絕

若取荆湘則岷

蜀趣建康之道亦絕矣

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

魏揚州治壽陽徐州治彭城

建業窮蹙魚游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

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

爽差也

并吞

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

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啟之期并吞

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

同心豈唯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

康纔七百里

魏置揚州於壽春見上卷上年

山川水陸皆彼所諳

諳烏舍翻

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

也

分扶問翻
易弋政翻

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

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

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使爲

經畧旣而不果

使魏從二臣之計畫江爲境
不待侯景之亂也任音士

懷賀之子

也

源賀禿髮傳檀之
子入魏賜姓源氏

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

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兩

謂西陽以西盡歸
蕭衍歷陽以下猶

屬建康也

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

聞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

藩城基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

畧未易於此

易以鼓翻

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

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

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又東逕義陽縣故曰義陽差近淮源淮源淺狹魏人行師以

此地為利

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

謂若蕭衍平定江南勢必用兵淮外須

涉津要

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

此謂江南用兵之常勢汎長知兩翻

師赴壽春須

從義陽之北

此謂魏師赴壽春之路

便是居我喉要

謂義陽也

在慮彌

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

徒

洛翻

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

兩荆

謂魏置荊州於穰城東荊州於沘陽也隨雍謂隨郡襄陽也雍於用翻

揚州之卒頓于建

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

二豫謂魏置豫州於汝南東豫州於新息也南關謂陰山關延頭在安陸界

遣一都督總諸

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

吳曰考

益宗傳曰世宗納之遣元英攻義陽按英攻義陽在景明四年八月此表言蕭氏君臣交爭則是梁武攻東昏時益益宗建策於今日而行於後年耳

元英又奏稱今寶卷骨肉相殘藩

鎮鼎立義陽孤絕密邇王土內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

之期此乃欲焚之鳥不可去薪

呂去羌翻

授首之寇豈容緩

斧若失此不取豈唯後舉難圖亦恐更爲深患今豫州

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發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

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魏主乃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

直寢因直寢殿以爲官稱

益宗遂入寇建寧太守黃天賜與益宗戰

于赤亭

宋有建寧左郡孝武大明八年省建寧左郡爲建寧縣屬西陽郡後復爲郡隋志黃州麻城縣

舊置建寧郡又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置二十八縣赤亭其一也水經注舉水自湖陂城南流逕

赤亭下謂之赤亭水西陽五水蠻赤亭其一也

天賜敗績

考異曰魏帝紀七月乙未田益宗破蕭

寶卷將黃天賜於赤亭田益光傳景明初蕭衍遣軍主吳子陽帥衆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與之據長風城逆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按吳子陽乃東昏將非衍將也且衍方與東昏相拒何暇寇魏三關此必益宗傳誤益光傳當作益宗傳

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東昏戾拜蔣子

文爲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

牧鍾山王

使疏史翻

及衍至又尊子文爲靈帝迎神像入後

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兖州

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爲珍國之副稷瓌之弟也

張瓌

時為光祿大夫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陳與黃門

刁敕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鬪詐作被創勢使人以

板捆去用為獸勝

好呼到翻陳讀曰陣被皮義翻創初良翻捆音岡獸於叶翻又於琰翻

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為鎧胄具裝飾以孔

翠

孔翠孔雀翡翠也鎧音亥翻

晝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外鼓叫聲被

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

今建康法寶寺景陽樓故基也被皮義翻

弩幾

中之

幾居依翻中竹仲翻

始東昏與左右謀以為陳顯達一戰即

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衍兵亦然敕太官辦樵米為百

日調而已

調徒鈞翻
笑度也

及大桁之敗衆情兇懼

兇凶
勇翻

如法

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復出兵

復扶
又翻

既而長圍已

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

塹土
艷翻

東昏尤惜金錢

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爲

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

榜比朗翻
木片也

啟爲城防東昏

欲畱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

擬屏除

屏必
郢翻

金銀雕鏤雜物倍急于常衆皆怨怠不爲

致力外圍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

兒說東昏曰

錢盧戾翻為于偽翻說式為翻

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

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

衍衍斷金以報之

鏡所以照物獻鏡者欲衍照其心也易大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故衍

取以為報斷丁亂翻王肅丁管翻

兖州中兵參軍張齊稷之腹心也珍

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弑東昏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

計

造七到翻造至也對席而坐兩下促席俱前至膝以定密謀故曰造席定計

齊自執燭又

以計告後閣舍人錢強

後閣舍人蓋江左所置使主殿後閣者也按後閣舍人常在宮

中觀徐龍駒事可見十二月丙寅夜強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

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爲內應

豐勇之右衛軍人爲東昏所委任姓譜豐姓鄭

七穆子豐之後

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

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

斬之

東昏時年十九

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

下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東昏首

黃絹施油可以禦雨謂之黃油以黃油裹

物表可見裏蓋欲蕭衍易於審視也

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

異曰考

南史王亮傳曰張稷等議立湘東嗣王寶暉領軍王瑩曰城閉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按時和帝

己立稷等知建康不可守故執東昏豈敢復議立寶暉今從齊紀

右衛將軍王志歎曰

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屣中樹葉按服之

按奴未翻兩手相切摩也今俗

語云 偽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亮瑩之從弟

志僧虔之子也

王瑩蕭衍引爲相國左長史王僧虔齊初位登台司

衍與范雲有

舊

衍與雲同遊竟陵西邸見一百三十六卷武帝永明二年

即畱參帷幄王亮在東

昏朝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百僚皆間道送款

朝直送翻

間古亮翻

亮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曰顛而不扶安用

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

論語孔子曰危而不持顛

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衍引以詰王亮

城中出者或被刼剥楊公則親帥

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

焉

被皮義翻
帥讀曰率

行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於

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

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

陳讀曰陣

茹音如咺況晚
翻屬之欲翻

初海陵王之廢也

事見一百三十九
卷明帝建武元年

王太后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乙巳蕭衍以宣德

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

涪音浮

褚后及太子誦並

爲庶人以衍爲中書監太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

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

致敬

不待西臺詔命而以宣德太后令高自署置蕭衍之心路人所知也豈必待范雲沈約發其端哉武

陵王遵事見一百一十三年以王亮爲長史壬申更封建安

王寶寅爲都陽王

更工衡綱

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

寶義爲太尉領司徒己卯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又

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原悉皆除盪

原南史作源前源謂日前興事之源也盪字作蕩音徒朗翻

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

精立科條咸從原例

原赦也守式又綱

又下令通檢尚書衆曹

東昏時諸諍訟失理

諍讀曰爭

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

加訊辯依事議奏

訊問也王制三訊然後制刑辨別白也左傳曰子辭君必辯焉辨兵免翻

又下令收葬義師瘞逆徒之死亡者

瘞一計翻

潘妃有國色

衍欲畱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

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并誅嬖臣茹法珍等

縊於賜翻

又於計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茹音如

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

賚洛代翻

乙酉

以輔國將軍蕭宏爲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

仙琕擁兵不附衍

琕部田翻

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

說輸爲翻

仙琿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懷遠

說之仙琿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中爲請乃得免

說式

爲翻爲衍至新林仙琿猶於江西日抄運船

豫州治歷陽在大江

之西抄

衍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降

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吳興太

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顗之子也

袁顗死於義嘉之難

衍使駕

部郎考城江革

曹魏置二十三郎駕部其一也杜佑曰宋齊駕部屬左民尚書

爲書與

昂曰根本旣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

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

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自承麾

旆屈止莫不膝袒軍門

膝袒謂膝行肉袒也

唯僕一人敢後至者

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

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

沮在呂翻

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

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

從于容翻施式鼓翻投殞言投命殞

身也復扶又翻

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

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

薦璧謂銜璧而降也薦進也

昂問時

事於武康令北地傅暎

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武康屬吳興

郡 暎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

袁淑

贈太尉淑死見一百二十七卷宋文帝元嘉三十年

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

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

司徒謂昂父顗也顗死見一百三十一卷宋明帝泰始二

年今嗣主昏虐曾無悛改荆雍協舉乘據上流

悛丑緣翻雍於

用 翻 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行

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

門世有忠節

即謂淑顗也

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

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琚聞

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爲忠臣君爲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

號戶乃翻
重直用翻

仙琚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

近其
新翻

日暮仙琚

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衍謂仙琚曰

射鉤斬祛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

斷音
短

仙琚

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

飼祥吏翻
復扶又翻

又如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蕭衍入鎮殿中劉希祖既

克安成移檄湘部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僧粲自稱湘

州刺史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於是湘州郡縣兵皆

蜂起以應僧粲唯臨湘湘陰瀏陽羅四縣尚全

臨湘羅二縣自

漢以來屬長沙郡吳立瀏陽縣亦屬長沙宋蒼梧王元徽二年分益陽湘西羅及巴峽流民立湘陰縣屬湘東

郡隋改臨湘為長沙縣潭州治所也唐廢羅縣入湘陰屬岳州瀏陽今仍屬潭州瀏音畱又音柳

長沙

人皆欲汎舟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遣軍主尹法

略拒僧粲戰數不利

數所角翻

前湘州鎮軍鍾玄紹

按當時州府官

屬無鎮軍之稱
此必梁書之誤

潛結士民數百人刻日翻城應僧粲坦

聞其謀陽爲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

玄紹未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久畱與語密遣親兵收

其家書玄紹在坐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

即首服

坐徂臥翻下於
坐同首手又翻

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

所問衆愧且服州郡遂安法略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

城平楊公則還州僧粲等散走王丹爲郡人所殺

王丹
先以

南康應
劉希祖

劉希祖亦舉郡降公則克己廉慎輕刑薄賦頃

之湘州戶口幾復其舊

幾居
依翻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四